

国家文物局有关负责人就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相关问题答记者问

近日，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开展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定于2023年11月起开展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文物普查是重大国情国力调查，是文物事业发展的重要基础性工作，参与部门多、涉及范围广、社会关注度高。为此，记者就相关问题采访了国家文物局有关负责人。

问：请您介绍一下前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的基本情况？
答：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已开展过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第一次全国文物普查从1956年开始，在普查基础上，1961年国务院颁布《文物保护单位暂行条例》，建立文物保护单位制度，公布第一批180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次普查因客观条件限制，仅覆盖24个省份，但普查成果为新中国文物事业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从1981年开始，普查覆盖面比第一次普查明显增大，这次普查基本实现了对全国文物资源的总体掌握，有力促进了文物法制建设，1982年1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公布实施，为文物提供了重要法律保障。在普查基础上，国务院核定公布了第二批至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各地也公布了多批次省级、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通过普查，文博机构队伍得到加强，文物档案建立完善，文物保护管理水平得到提升。

200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修订实施，原第二章“文物保护单位”扩展为“不可移动文物”，增加了尚未核定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可移动文物层级。2007年起，国务院组织开展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成立普查领导小组，成员单位有16个部门。这次普查历时5年，全国共登记地上、地下、水下不可移动文物766722处，查清了全国不可移动文物资源家底和基本情况，掌握了文物资源大量基础信息和翔实数据。在普查基础上，国务院核定公布了第七批、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总量达到5058处。各地也公布了多批次文物保护单位，截至2023年5月31日，全国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共公布26507处。普查成果成为党的十八大以来文物工作的重要基础。

从前三次文物普查看，我们对文物的内涵、价值认识不断深化，文物类型不断丰富完善。与第一次普查相比，第二次普查对文物尤其是近现代文物的理解更加全面，文物分类中的“革命遗址及革命纪念建筑物”扩展为“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明确了不可移动文

物认定标准，进一步扩展了文物内涵与外延，将工业遗产、乡土建筑、线性遗产、文化景观等类型纳入普查范围，认定公布为不可移动文物。可以说，每一次文物普查，都丰富了文物内涵，扩展了文物保护对象，完善了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体系，促进了文物事业跨越式发展。

问：为什么要开展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
答：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文物工作，亲自谋划、指导和推动。最近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提出习近平文化思想，对文物工作作出重要方向指引。总书记高度珍视历史文化资源，强调文化遗产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宝贵资源，2020年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三次集体学习时，明确要求“要建立健全历史文化遗产资源资产管理制度，建设国家文物资源大数据库，加强相关领域文物资源普查、名录公布的统筹指导，强化技术支撑，引导社会参与”，要求要把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放在第一位，健全不可移动文物保护机制。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坚持保护第一，实现从重点保护到全面保护、系统保护、整体保护，首先要做到的，就是全面掌握文物资源状况。

目前文物保护法进入新一轮修订程序，修订草案已于近日首次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修订稿加大了尚未核定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不可移动文物保护力度，完善了不可移动文物认定程序、报告备案制度，明确了原址保护要求，为普查认定登记不可移动文物提供法律依据，为低级别不可移动文物保护提供有力保障。

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距今已16年，不可移动文物资源状况发生了较大变化，低级别文物保护状况引发全社会关注。不管从党中央要求、事业发展需要还是人民群众期待出发，我们都需要开展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通过普查，全面掌握各级各类不可移动文物信息数据，可以为精细化、科学化制定文物保护利用政策制度，推动文物事业高质量发展奠定扎实基础。通过普查，依法认定、登记并公布不可移动文物，全面落实保护第一要求，加强文物全面保护、系统保护、整体保护，加强城乡建设中历史文化保护传承。通过普查，明确全国不可移动文物资源分布、价值特征，促进文物活起来，提供公共文化服务、满足人民精神文化生活需求。可以说，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是对党中央关于坚持保护第一、加强管理、挖掘价值、有效利用、让文物活起来工作要求的认真贯彻、深入践行、全面落实。

问：请问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的总体目标是什么？
答：普查总体目标是建立国家不可移动文物资源总目录，建立全国不可移动文物资源大数据库，建立文物资源资产动态管理机制。完善不可移动文物认定公布机制，规范认定标准和登记公布程序，健全名录公布体系。完善不可移动文物保护管理机制，构建全面普查、专项调查、空间管控、动态监测相结合的文物资源管理体系。培养锻炼专业人员，建强文物保护队伍，增强全社会文物保护意识。

本次普查的核心任务，是要在全国范围开展不可移动文物的复查和新发现，调查基础信息，评估文物价值，依法完成文物认定、登记和公布程序，纳入法定保护对象。在此基础上，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建立、公布辖区内不可移动文物目录，汇总建立国家不可移动文物资源总目录。要以普查掌握的不可移动文物资源信息数据为基础，建立全国不可移动文物资源大数据库，为推进文物资源资产管理，加强文物空间管控、动态监测等工作提供依据。

这次普查中，各地要成立普查机构，调集系统内外专业力量，建立稳定普查团队。在党中央关怀下，近几年文物保护和考古机构编制增多，补充了很多新鲜血液，这些年轻人要成为普查生力军，在普查中成长锻炼，在实践中提升能力，以普查带动人才培养，锻造文物保护坚强队伍。同时，普查的过程也是文物保护的宣传、浸润过程，进一步增强全社会文物保护意识，营造良好社会氛围。

问：请问这次普查的范围、内容和主要时间安排？
答：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范围是我国境内地上、地下、水下的不可移动文物，对已认定、登记的不可移动文物进行复查，同时调查、认定、登记新发现的不可移动文物。普查主要包括普查对象名称、空间位置、保护级别、文物类别、年代、权属、使用情况、保存状况等。

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以县域为基本单元开展工作。本次普查的复查对象，是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登记的766722处不可移动文物，要逐一现场核查，了解变化状况。对于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尚未登记、2012年以来特别是这次普查实地调查过程中新发现的文物，要进行调查、认定和登记。国家文物局已经印发了《关于开展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准备工作的通知》，安排各地做好普查新发现线索整理和准备。

这次普查分为三个阶段进行，计划从2023年11月开始，到2026年6月结束，普查标准时点为2024年4月30日。

敦煌展览的另一种模式

——艺术临摹与精神传承特展的思路与特色

王振

无论身处敦煌沙海之上，还是江南阡陌之地，此心归处是敦煌。敦煌莫高窟的重新发现，让一代又一代的传承人走进敦煌，此心安处是吾乡。敦煌的先行者与守护人不断从敦煌艺术中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变革力量。同时，敦煌所绽放的时代精神之花引领当代进步潮流，成为苏州博物馆(以下简称苏博)举办敦煌展览的选题思路。敦煌艺术和敦煌事业在发展过程中不断东西汇融、革故鼎新，先行者与守护人传递的文化精神使其成为敦煌的特质，从而保证其长久持续发展。展览着力将“艰苦奋斗”“无私奉献”“执着的信念与追求”“择一事、终一生”具有当代价值的时代文化精神弘扬起来，把敦煌的文明新成果传播开来。

展览的主题与定位

“此心归处——敦煌艺术临摹与精神传承特展”不同于以往的敦煌主题展览，而是围绕敦煌壁画、敦煌石窟艺术、敦煌学与文献三个方面展开，以张大千、常书鸿、谢稚柳、段文杰、卢是、史苇湘、欧阳琳、常沙娜等艺术家群体临摹，研究敦煌艺术的最早成果为主线，通过复原敦煌最早的石窟275窟(北京三窟之一)、敦煌藏经洞最早的原始记录稿本叶昌炽《缘督庐日记》等116件艺术文物，联合敦煌研究院、四川博物院、浙江省博物馆、苏州图书馆等文博单位，追溯敦煌历史、展现敦煌艺术、讲述敦煌故事、传承敦煌精神。

展览中展示的敦煌壁画，涉及故事画、经变画、尊像画、供养人像、装饰图案等各种类型，涵盖复原临摹、现状临摹、整理临摹等不同技法。画中的每一根线条，凝聚了一代又一代敦煌守护者的青春，他们通过手中的纸和笔与古人对话，探索敦煌艺术之美，让人近距离领略佛



志愿者定时导览

祖千年的慈目和飞天动人的身姿。这其中包含的文化穿透力和艺术生命力，非融合再生与现实关怀而不能，这也是敦煌艺术的时代精神。

展览内涵的全景展示

首先，展览叙事明线包括临摹敦煌壁画与敦煌写生、石窟艺术与敦煌文献。张大千、常书鸿、常沙娜等众多艺术家的敦煌艺术临摹研究与对比展示(恢复原貌、客观写生与整理临摹)，让更多人通过绘画展的观展方式，深度饱览千年历史文化宝库超越时空、富有永恒魅力的艺术名迹。希冀让千年敦煌与当下社会需求相对接，成为年轻人爱上“国潮敦煌”的年度精神文化地标之一，努力创新和传播苏博世界文化遗产系列展览品牌的影响力，讲好中国故事。

其次，展览也是一场重寻梵迹之旅，着力复原的敦煌莫高窟第275窟，进一步使观众沉浸式体验最早的石窟艺术，这颗东西方建筑与艺术交流与融合的路路明珠。文保传承人亲手复制的275窟，体现了石窟考古与文保研究的成果。此外，数字藏经洞与叶昌炽《缘督庐日记》原稿本(藏经洞最早记录的原始资料1903—1904年)首次合璧展示，则以“藏经洞专题”展示敦煌学的博大宏阔。

最后，“知己有恩”——敦煌师徒情缘与时代精神的展览叙事暗线，通过笔记、手绘稿、原版图书与原始照片等文献资料，客观反映民国时期同时参与敦煌考察工作、临摹传承事业的最早学术文化队伍。如：教育部西北史地考察团、教育部艺术文物考察团、张大千与大凤堂子弟以及受雇佣的青海塔尔寺喇嘛画师群组、常书鸿建立的敦煌艺术研究所等。将最新的研究成果，通过展览展示、志愿者讲解与展览相关配套活动的方式传播出去。通过“物”的层面上升到“人”的精神层面，将“美与中国故事”浸润人心，引发当代人思考面对自身文化应该承接的使命。

体现苏博展览特色的策划团队

与以往苏博成立的展览项目组项目制运作模式开展工作相比，除将展览内容与形式设计紧密结合，发挥自身创新优势特色外，敦煌展览更注重借助志愿者与公共教育小组、宣传与推广小组的力量，突破固定范式，创新展览周边，引领导览新模式。

敦煌展览志愿者与公共教育小组负责特展志愿者招募、培训、考核、志愿服务协调以及展览社教课程/活动的策划、组织与实施。其中，志愿者培训、考核以展览框架、重点文物为核心，加深志愿者对展览主题的把握，特别是对展览所反映和弘扬的“艰苦奋斗”“无私奉献”“择一事、终一生”等敦煌精神的理解，并与“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服务精神相结合，在特展引导、特展讲解、特展宣讲、特展社教等多个岗位的志愿服务中充分发挥志愿者的参与性和积极性，让志愿服务的力量融入展览的全过程。为配合此次特展，志愿社委员会在馆方策展伊始，便结合“志愿者讲师团”的智慧与经验，群策群力，商讨、制定服务计划，招募、培训特展服务志愿



展厅现场

者，准备服务材料等，为展览配套公共教育活动贡献了力量。社教课程/活动策划主要以儿童和青少年为重点，结合展览中的文物内容，组织开展专题导览、课堂教学、手工制作、展厅打卡、专题研学、绘本阅读等多种形式的活动，同时加强博物馆教育品牌、教育资源与学校教育的深度融合，在小学、中学范围内组织开展“印象@苏博”敦煌主题画信创作活动，引领青少年感受敦煌文化的独特魅力，从儿童视角讲述敦煌故事，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展示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为期三个月的敦煌主题特展，志愿者考核通过人数69人，参与特展讲解人数68人，特展期间志愿者总讲解场次278场；专题讲座6场；“@苏博”品牌公众教育活动20余场。

而宣传与推广小组前期通过纸媒、电视、广播等传统媒体以及博物馆自身的新媒体平台(微信公众号与视频号、小红书与抖音)对展览进行预热跟进。展览开放期间通过微博、微信等平台持续发布展览博文与视频，对接教育课程、专题讲座与敦煌研学等小程序预约。线下则在地铁站、公交车站铺设展览海报，增加展览曝光率。同时在馆内发放导览手册，并将现场展览以及艺术文物背后的相关信息与视频打包上线苏博云展览，实现线上虚拟云展览的内容提档升级。

展览传播的众多“小心思”之一非展厅导览莫属，除传统讲解员、特展志愿者与策展专家现场直播导览外，又在年轻人关注的租赁设备、展厅语音导览、二维码互动体验上深耕努力，提升博物馆的展览服务水平。如专家导览新模式是将音频导览租赁设备升级为视频直播导览设备，集直播讲解、动画视频解析与衍生为一体的数字化导览新方式，帮助不同层次观众更好地理解展览的内涵，欣赏敦煌艺术。直播导览租赁设备与免费微信数字化导览、二维码链接VR虚拟石窟互动体验的多渠道发力，丰富了众多观众的观展体验，进一步提升了展览讲解观众全覆盖的体验参与度，深化、活化了展示的主题。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主题展览推介项目策展手记

寻找最美文物安全守护人

扎根戈壁 守护文物

张建军和陈万英是一对夫妻，他们的“家”在甘肃省敦煌市90公里外的戈壁滩上。从空中俯瞰，夫妻俩的家建在一座黄土夯筑的长方形古城南面，是附近戈壁中唯一一座“现代建筑”。这座名为河仓城（又称大方盘城）的古城遗址和一段长约2公里的长城是张建军和陈万英负责守护的重要文化遗产。作为基层文物保护单位，夫妻俩就像2000多年前的戍边战士一样，在这里“安营扎寨”。

大方盘城为汉代储备粮秣的仓库，是玉门关遗址的重要组成部分。玉门关遗址是西汉时期设立在河西走廊西端的一处重要关隘遗存，包括2座城堡、20座烽燧和18段长城遗址，2014年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作为丝绸之路上的重要节点，这里反映了汉代屯田戍边，中西文化交流等历史信息。

张建军说：“待在这里要学会享受孤独。”2012年以前，张建军和陈万英还是敦煌市漳村村的农民，收成不好时，一年连500元都挣不到。那时，玉门关正在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需要招聘文保员，这让他们看到了生活的转机。经过面试、审核、培训后，张建军和陈万英带上换洗衣服和锅碗瓢盆来到大方盘城。刚来，他们就傻眼了：茫茫戈壁望不到头，一口12平方米的窑洞里只有一张床和一个桌子，四周风声呼啸。

工作也没想象中简单。张建军回忆：“那时候没设备，我俩就一人站一边，来回跑着看，张嘴喊。一天下来，衣服都湿透了，嗓子也哑了。风大的时候，遮阳伞三天就被吹坏了。”

决心留下来，张建军和陈万英遇到了更大的难题。没想到白天防游客破坏，晚上还有“突然袭击”。一天半夜三点，张建军听到狗吠，他立刻带上手电筒出门查看，发现竟有几只高大的野牛在古城上。于是，一场“追赶战”就此展开。张建军赶着牛向前跑，牛转着圈往回跑，来来回回，人和牛跑到了天放亮。

他们白天在遗址巡查，晚上登上墙头守望，防火、防盗、防破坏，寒来暑往，时光已经在不知不觉间滑过十多个春秋。相比专业的文物工作者，张建军没有接受过科学训练和专业知识，但他有足够的责任感，能在文物现场发现细节，能用自己长年累月的努力专业文物保护修缮与后期利用提供些许助力，在文保路上同样不辱使命。

翻看张建军的巡查记录已经有了厚厚10余本，天气情况、文物的细微变化都详细记录在册。在张建军的精心看护下，河仓城遗址至今没有出现一例安全事故。而张建军作为一名基层的文物保护单位，哪怕没有编制，却心甘情愿、数年乃至数十年如一日守护着世界文化遗产。正是有了他的倾情付出，有他发自内心的文物的尊重和留恋，才让河仓城向世人展示了世界文化遗产的魅力。

张建军作为河仓城遗址的文物保护单位，常年驻守在大漠深处，与河仓城遗址朝夕相处，用自己的辛勤汗水及年复一年的默默付出守护这世界文化遗产。从河仓城遗址文物本体保护到监测预警，从遗产环境整治到道路建设，从河仓城遗址展示到管理基础设施建设，都留下了他无数足迹。

“国家文物保护的力度加大，使我们的生活得到更多保障和改善。我们要把文化遗产好好地交给下一代人。”张建军说。老牛明知夕阳晚，不用扬鞭自奋蹄。正是有了像张建军这样的基层文保员、文物保护才余生有幸。